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後傳 第三回 馬夢太夜逢三險 驗兵刃絕處逢生

詩曰：人生天地常如客，何獨鄉關定是家。爭似區區隨所遇，年年處處看梅花。

馬夢太接過書信來，看見上面封皮上寫的是：「書由京都前門外廣慶茶園發，名內詳。」後面是「康熙年月封」。自己拆開一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敬請夢太兄台大人福安。弟孫兆英自拜別後，時常想念，知己之交，不敘套言。想吾兄大展鴻才，掃蕩邪魔，雖呂望六韜，不過如是。敬啟者，今有敘盟兄歐陽善、拜弟渚葛吉、張玉峰三人，棍棒純熟，文韜武略，乃當世英杰也，意欲投效軍營，如到之日，兄千萬照應，則弟幸甚！書不盡言，並請台安。片紙草草，面見再謝。

康熙年月日。

蘭弟孫兆英拜衝馬夢太看罷書信，說：「哪位姓歐陽名善哪？」歐陽善說：「我叫歐陽善。」渚葛吉笑嘻嘻的說：「我叫渚葛吉。」又指那白面模樣的說：「他叫張玉峰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三人不認識我，就應該把我殺了。要不殺害，就該盡朋友之道才是。你三人這一耍笑我，連我的朋友你們都瞧不起了！幸虧我馬夢太是不怕死之人，倘若怕死，連我那朋友都不好看哪！」歐陽善連連陪罪，說：「一時的莽撞，情甘認罪，望乞寬恕。」張玉峰說：「老哥，都是小弟錯了！此事還得商議一個萬全之策才是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三人因為什麼落在這天地會八卦教中？是所因何故呢？」張玉峰把上項事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今日之事，我想定一條苦肉計，將馬老哥捆上，送至大寨，到那裡就說拿住奸細了。只要見著馬鳳山的面，把老哥你放開了，你我四人拿他。你想好不好？」馬夢太說：「這不是萬全之計。這山寨內的嘍兵、教匪要一齊動手，你我該當怎樣呢？依我之見，我先回大營，見了元帥，定下計策，我再回來。到了這裡，等至天晚，再依你們那條計策，把我捆上送至大寨，見了馬鳳山，你我四人將他拿住，外面有官兵接應，方能一戰成功。」張玉峰說：「也好，馬老哥，你先走吧，把大營的官兵調來，再作計較就是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三人明夜晚間還在這裡等候就是，我要告辭了。」馬夢太往外走，張玉峰三人送出來，說：「老哥，我等專候捷音就是了。」四人分別。馬夢太出了後山往東，自己走著，心中盤算：「這是天助我馬夢太該成這件奇功，我也想不到有此奇遇。」正思想之間，抬頭一看，見山路崎嶇，樹木森森，不是一來的道路，自己無奈，在各處一找，並無路徑。信步往前，方走了有七八里之遙，腹中透餓，想要吃點飯才好。心中思想，仰面一看，皓月當空，清光似月朗星稀。馬夢太出了這道山口，見目前有座村莊，自己信步進了莊門，到十字街，看那街道平坦，是東西一條街，南北一條街，也有圍子磚牆，四個大門。他走到十字街，往東一拐，聞見一陣羊肉香味。見路北一座大莊門，雙門半掩，羊肉的香味從這大門內出來的。馬夢太一看門內，是路東一間門房，見裡面燈光閃閃。馬夢太躡足潛蹤，走至臨近，往裡一看，屋內南邊是牀，地下一張八仙桌子上一盞燈，地下一個炭火爐子，上有一個帶蓋的沙鍋，燉著一鍋羊肉，八仙桌上有一把大磁茶壺，兩個茶碗，一沙鍋白米飯。可巧屋中並無一人。馬夢太說：「我也餓了，不免我吃點飯吧。」用手一摸，那茶還熱，自己斟一碗，自斟自飲。連喝了幾碗，把燉羊肉端下來，放在八仙桌上，打開蓋一看，熱氣騰騰。又把飯也盛來。正在饑餓之際，端起碗來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一個不亦樂乎。正在得意洋洋，心中說：「有福不在忙，這是應該我嘴中之食。」

正想之際，忽聽那北邊有人說話：「二哥，我今日燉了三斤羊肉，煮了一鍋飯，請你吃點。你我二人談談心。」說著話，門一響，進來了兩個人：頭前走的是身穿月白布褲褂，足下青布快靴；年有三十以外，黑紫麵皮，粗眉大眼，高顴骨，準頭端正，連鬚落腮鬍子樣兒。後邊那個也是這樣的打扮。一見馬夢太，就問：「你這人是從哪裡來的？快些實說！你倘不實說，我立刻鳴鑼，把你拿住！」馬夢太飯也吃足了，說：「朋友，你先別著急。在下姓馬，名夢太，是京都人氏。從此過路，我實是餓了，我把你的羊肉全給吃了。」那人一聽，氣往上撞，說：「好哇！你還這麼大模大樣的，見了我連個懼怕都沒有。黑夜之間，你無故進我門房，你是因何緣故？」說著話，他伸手一抓馬夢太。馬夢太一閃身，用手一磕他，他「哎喲」一聲，說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，你來與我動手！」馬夢太站起來，那兩個人一齊撲他來，他全閃開了，三拳兩腳，將那二人打倒。他樂嘻嘻的說：「不要臉的匹夫！老太爺一鬧，全把你們這伙人耍了命！」說著，往外就走，又氣又笑。

走了沒有三步，聽見那門房一陣銅鑼響，震動天地。馬夢太說：「不好，我快走吧！出了這個村莊就好了。」正思想之際，忽聽那東南迎面一陣鑼響，西、東、北三處皆是如此，鑼聲齊響。那四面八方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大小巷口兒全都有人把守，刀槍如林，那燈籠上有字，寫的是「守望相助」。馬夢太情知不好，連忙拉出短把刀、避血柄來，站在那當中。只聽有人說：「這次別叫他跑了，拿住他，把他活埋了就是！那兩天埋了一個，今日他們又來了。好哇，這次可跑不了啦！」馬夢太一擺刀，說：「你這群狗黨羊群，老太爺豈把你們放在心上！」只見從正南跳過四人，各執長槍，照定馬夢太分心就刺。馬夢太用短把刀相迎，四人把他圍上。馬夢太看前顧後，並無一點懼色，把刀法展開了。那四面八方人也都趕到，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一般。馬夢太一瞧，約三百多號人，把他圍上。此時四面銅鑼不止，馬夢太想不到有這些人，要走走不了啦，無奈，與眾人動手。這些人都是刀槍劍戟、斧鉞鉤叉、鞭撻錘抓、鑊棍擗棒，各施所能；還有弓箭手、飛抓手，這些人個個奮勇，人人爭先。馬夢太先前可以招架，到後來刀法遲慢。又聽西邊一陣鑼鳴，撓勾手飛來，這兩班人齊到，把馬夢太鬧得渾身是汗，想走不能，稍一失神，被人家一把抓住，說：「這可走不了他啦！捆上他！」馬夢太情知不好，把刀一扔，躺在就地，一語不發。

那眾人過來把他捆好，把身上帶的避血柄也搜出去。內中有一個莊丁說：「把他送在莊主那裡發落吧。」內中有一位年老之人說：「這時莊主也早睡了，不如把他埋了，明日告訴就是了。」眾人齊說：「你老人家說的是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們這地方好萬惡，拿住活人就敢埋了！」那眾莊丁一聽，都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呸！你別不要臉啦！我告訴你吧，我們這莊村先前埋了兩個啦，連你是三個啦。你們眾人別等著，抬起就走吧！」把馬夢太抬起來。莊兵說：「把這兵刃送到莊主那裡去，是一口刀、一個避血柄。」內中有人拿了去了。眾人抬起馬夢太，出了西村口，往北走了不遠，到了一個深溝，這地方是埋人的所在。馬夢太此時心如萬箭鑽心，刀剗肺腑，一想：「我要是死在賊人之手，還算為國盡忠哪！不想我死這裡，合營的朋友不能見面，也不能與張玉峰等共破剪子峪了。」那些人說：「這邊有一個坑，把他扔下去吧。」那些莊丁把馬夢太提起來要往下扔，只聽那村口裡邊跑出一人，說：「千萬可別埋！莊主升了大廳，為這件事甚是著急，說你們辦事太粗。快把他抬回去吧，見了莊主，看是如何。」馬夢太一聽，心中說：「我又要不死了。這個莊主莫非是故友？」一想這裡沒有朋友，不知是怎樣一段緣故。越想越悶。

眾莊丁又把他抬回去，到了村中方才他吃飯的那座大門以外，只見大門已開，裡面燈籠輝煌，從裡面出來兩個人，把馬夢太腿上繩扣解開了，說：「朋友，你是哪裡的人？姓什麼，叫什麼？你說明瞭，我好回稟我家莊主。」那馬夢太說：「我京都人氏，住家在安定門內國子監，姓馬，排行在末，名夢太，外號人稱瘦馬老太爺。你告訴他吧，我是大清營的副將，奉元帥令來探剪子峪來的。我誤走到這裡，因為我餓了，偷了你們這裡些飯吃，就把我拿住了。你問完了我，我也該問問你們，這莊主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那人說：「姓黑，你許認的。」說著，走進去了。馬夢太一聽，心中說：「我不認識這麼一位姓黑的朋友，這事不定怎麼樣。我也都說了，他們這廂離剪子峪臨近，可全是天地會八卦教。我此時死生由命，富貴在天了。」正自心中懷疑之際，忽見從裡邊出來兩個家人，說：「馬老太爺，我家莊主有請。」馬夢太說：「我這裡還捆著呢，也不能會朋友。你等既不殺我，來吧，勞你駕，給我解開吧。」那人果然給馬夢太解開，說：「你跟我進去吧。」

那人頭前引路，馬夢太跟著。進了二門，見裡面是北大廳，上房五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。上房垂著簾子，裡面燈燭輝煌。馬夢太跟那家人上台階，家人掀起簾子來。馬夢太進去一看，那正面八仙桌兒一張，兩邊太師椅子，牆上名人字畫、挑山對聯，桌上有燭燈一盞。在東邊椅子上自己落座，說：「你家莊主哪裡去了？」家人說：「在後面更衣，少時就出來。」不多時，家人引路，從

外面進來一人，身高七尺，膀乍腰圓，面如刀鐵，黑中透亮，掃帚眉，大環眼，準頭豐隆，四方口，年有三旬以外，精神百倍；身穿寶藍洋縐大衫，足下白襪雲鞋。一見馬夢太，連忙作揖說：「師弟，愚兄不知，你是從哪裡來？貴姓尊名？哪裡人氏？」馬夢太聽他說話，知是自己同門，隨說道：「我姓馬，名夢太，家在安定門內國子監便是。你是哪位同師弟兄？如何知道你我是一門之人呢？」那莊主說：「我姓黑，名錦太，是你七師兄。這村莊名叫回峪，我是此村首戶，有什麼公事都和我說。我方才正在看書，聽見這村莊傳鑼響，我知道這必是有事。因連年鬧邪教，各處有土賊，這回回峪成起團練鄉勇，守望相助。這裡開創是成頭，本村公湊五百人。我今夜正要問是什麼事鳴鑼，他們說拿住人了。把你的短把刀並避血柄拿出來，交給我看看，我才知道是咱們師兄弟，連忙派人去請你前來，多有受驚。你要是早來三天，還可以見著咱們師傅呢。師傅是昨日走的，要去遊四川去了。」馬夢太說：「我也好運不善交。我是奉令來探這剪子峪，到了後山，我受了人家的絆腿繩，我知是一死，不想遇見故友。今來至這裡，我要不是遇見兄台，我今性命休矣。我飯也吃了，我還不能久待。」黑錦太說：「知道你師弟軍令在身，不能久待，我把你姪兒叫進來見見你。前者我遣他拿書信一函去上軍營找你去了，不想走至半路，遇見一個朋友，他二人知道你在四川，也不想去。今日你同馬成龍來破剪子峪，我想要看你去，托你把你姪兒提拔提拔。」馬夢太說：「那有何難？我見見我的姪兒，你把他給我叫來。」黑錦太吩咐家人：「去把少莊主叫來。」

不多時，從外把黑英叫來。一進來說：「師叔，你好哇！」給馬夢太行禮。馬夢太看黑英年有十七八歲，五官端正，方臉大耳，長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；身穿藍綢子長衫，足下白襪雲鞋。馬夢太說：「坐下。你今年十幾歲了？黑英說：「我今年十八歲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都會練什麼拳腳？使什麼兵刃？」黑英說：「我會練短拳，使的是短把刀、避血柄。」馬夢太說：「好！你明日跟我到大營內練兩趟，沒有事我把平生所學教給你練幾趟。」黑英答應說：「是。」馬夢太復又問道說：「你奉你父命找我去，為什麼走到半路你又回來呢？」黑英說：「我走至半路，遇見一個朋友，名叫盧杰，他與我結為昆仲。在半截村遇見大清營的玉門、巴德哩，提說是顧煥章探峨嵋山被妖道拿住，用三根鐵釘釘在木板之上。盧杰是要投奔顧煥章去的，聽說這個信，他定要回家。我也不知你老人家在那裡是如何，故此我二人回來了。」馬夢太又說：「總是你二人年青，就投奔我去，我也可以給你找事。如無事，你二人再跟我練幾套拳也好，我指教指教你二人。你去把他給我叫來，我見見他就是。」黑英出去。黑錦太說：「賢弟，你再吃點什麼？歇息歇息，明日回營吧。」馬夢太說：「我此時就走。飯也吃了，我還有緊急軍情。」正說著，黑英進來說：「師叔，我那個朋友並沒在家，他去訪友去了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你候他回來，跟我至大營，我也正想有幾位知己之人才好呢。」黑英答應。馬夢太說：「師兄，我要告辭。」黑錦太說：「把你的兵刃帶起來。我也不留你，你去吧。明日我叫你姪兒投你營裡去。」馬夢太答應，出了客廳，黑家父子送至門外。